



静夜凝眸

话剧《永远的陶行知》在本市上演了6轮，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励志话剧。话剧写了三场戏，却概括了陶行知的一生，我仿佛看到陶行知的生命，在为教育而燃烧。

《晓庄的钟声》演的是陶行知与追随者姚志贤在南京郊外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戏。这所学校是为培养乡村教师而办的，陶行知要求学生有“农夫的身手，科学的头脑，改造社会的精神”，这个培养目标，被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誉为“世界教育的新曙光”，就是在今来看，也是很理想化很超前的。但却困难重重，没有经费，土匪又来勒索，国民党政府也以学校隐藏共产党为由勒令解散学校。

《古圣寺的春意》讲的是陶行知抗战时在重庆办育才学校的艰难经历。在饥肠辘辘中矢志不渝办学，是这场戏的基本情节。学生每天胡豆稀饭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有杀野猪解馋的，有偷村民桃子的，陶行知以“肚子瘪下去，精神鼓起来”自勉，四处募捐办学。音乐家马思聪因学生杀狗要辞职，陶行知求马思聪原谅学生，他担保学生都是心灵纯洁、善良可爱的好孩子，一席话，教育家和音乐家都感慨地哭了。戏中展现了陶行知的乐观精神，他题诗作画：“朝朝暮暮，欢乐乐；一生一世，四处奔波；为苦孩，甘为骆驼；人有益，牛马也做。”在学校经费山穷水尽之时，姚志贤提议暂时解散学校，陶行知却提出要以“抱着爱人游泳”的精神，游过激流到达彼岸。他捧着周恩来送来的粗毛衣悟出思路：走教学做合一，演艺卖画，开荒种地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的路。而此时，国民政府又来聘请陶行知去大学当校长，享受副部长级待遇，交换条件是将育才学校交出来，原因是学校的教职员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。陶行知当然不会上，他以国共合作为挡箭牌，在学校自办

生命在燃烧

国民党分党部，这显示出陶行知的智慧。《上海滩的晚霞》写的是抗战胜利后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要迁至上海宝山，此时，内战烽火又将燃起，李公朴、闻一多被暗杀，陶行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演讲而被特务打伤，上了黑名单，特务扬言给陶行知准备了第三颗子弹。陶行知终于为了办学，为了新中国而心力交瘁累死，实践了自己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誓言。身虽逝，但他的教育思想已在陶氏门生中扎根，他的学生田大春、林小玲这对爱侣决定相伴到湘西山区去办学。

话剧以陶行知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的教育思想为主线，着重刻画陶行知爱心育人，爱满天下的博大胸怀，他在中国教育的一腔赤诚感动了学生，也感动了国民党特务余士麦、梅静、王二狗等人。剧中序幕的戏虽寥寥数语，却已交代了陶行知是留美博士的背景。他回国后在南高师当教授，每月有500大洋收入，生活非常充裕，但为了实现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梦想，为了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，他毅然辞职，脱去西装革履，穿上布衣草鞋，去乡村办学。话剧又以陶行知争民主、争自由与反动派斗争为副线。全剧由陶行知20多个故事组成，像冰糖葫芦一样，虽无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但生活气息浓郁，情节真实感人，人物形象饱满。戏在充满诗意的“最后一封信”铿锵有力的演讲声中戛然而止，给观众以强烈情感冲击。当然，这部戏也有过于平实的缺憾，可再增强些情节和情感张力，尤其是第三场显单薄些。但瑕不掩瑜，仍是一部有艺术感染力的好戏。

这部戏由多家单位联合推出，在全市教师中通过观剧，掀起了学陶师陶热潮。一部戏散发的正能量，因此引发的陶研新风，也值得借鉴重视。

味美河豚

傅晓红

小学时，家住长江边。如今金贵无比的“长江三鲜”中的鲥鱼、鲈鱼，六十年代并不稀罕。阳春三月一到，我家饭桌上就会有鲈鱼、红烧、清蒸，一直吃到清明后，鱼刺硬了才舍弃；鲥鱼块头大，菜场都是分刹着卖，家人常称四五寸宽的一块回来清蒸。鲥鱼肉细脂厚，油脂全藏在鱼鳞下。蒸烧时不刮鱼鳞，急火猛煮，鱼鳞中的油脂渗入鱼肉，端上桌鱼透明银亮，香味扑鼻。大人再三叮嘱我们要连着鱼鳞吃，那肥嫩鲜美的滋味如今还念念不忘在心。今春鲈鱼上市，卖3800元一斤，咂舌之余，感叹鲈鱼早与寻常百姓无缘，感慨今天的孩子少了我们当年的福气。鲈鱼几近绝迹，虽然国家禁捕多年，仍无起色。如今酒席上出现的鲈鱼，都是漂洋过海美国来的。海里的称之为鲈，其滋味与长江鲈鱼实在差之千里。

“长江三鲜”的另一鲜是河豚。苏东坡写过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的诗句，看来宋代人就已品尝河豚了。河豚肉虽味美，但它的血液、内脏、卵、眼睛都有剧毒，每年都有人吃河豚而亡，解放后国家明令禁止食用。我小时此鱼只在传说中，没见过。故事传得邪乎：主人请客吃河豚，即被聘为馆员。在当时很多人眼中，把这些遗老遗少安排进文史馆，是让他们生活有一个着落。现在反思，那还是表层的结果，更重要的是国家团结和谐的象征和胜利。体制把尽量多的人包容进来，是高明政治选择。同时，这些老人，大多是饱学之士，让他们有安定的生活，能够继续他们的文化生涯，对国家和人民，善莫大焉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外公整天坐写字桌旁，看古书，摆围棋，吟诗词。后来，他出版了一本“中华新韵”的书，应该是多年研究的心得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去玩时，发现他用蝇头小楷，写着什么长篇文章。我问他写啥。他指着一厚叠书籍说，文史馆号召大家写回忆文章，他在写北洋政府的一些事

里，市里一拨拨人直奔那里吃河豚，听说一顿河豚宴价值上万元。普通百姓只有望洋兴叹的份。直到这个世纪初，我才有机会跟朋友在仪征品尝过一次河豚。白煨、红烧，各有所妙。我觉得河豚既兼鲈鱼之肥，鲈鱼之鲜，又比鲈鱼肉细，比鲈鱼肉嫩。很是味美啊。

近十年来，随着人工养殖“控毒”河豚的成功，烧河豚的饭店普及起来，吃河豚变得寻常了许多。秧草河豚，似乎是烧河豚的固定搭配，最近看到一本《扬中河豚菜谱》着实让我吓了一跳，居然创新出一百多道河豚鱼的烧法，让人眼花缭乱、垂涎欲滴。

今年春江水暖时，我在扬中有缘品尝到特级河豚

淀浦河抒怀 (画堂春)

陈平

淀山水向东流，一江清澈悠悠。两岸风光自锦绣，缱绻依旧。曾经挥锹年少，弹指四十春秋。今日会波再回首，梦想不休！

烹饪大师亲手制作的河豚佳肴。其中一道河豚焖锅令人难忘，晶莹剔透的河豚鱼片，呈浅奶黄色的河豚肝，没入沸水中“七上八下”一番，蘸着酱油，入口即化，嫩极、鲜极，本应剧毒的河豚肝入口滑润，简直可以跟鸡肝媲美。难怪河豚的魅力是无法抵御的。

那一厚叠书，就是当时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。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就喜欢读大本的书，像文史资料这样的内容，还是头一回见到，顿时来了兴趣，要求外公借给我读。他惟恐我遗失，要求我看完一本，还回去，再拿一本。因此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去外公家，就是忙于还书和借书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非公开出版的书籍，知道除了书店卖的书，还有如此精彩的内容。若干年前，我担任上海政协文史委主任，发现“文革”以后的文史资料，全部变为公开出版。我觉得，那是违背周恩来总理当年设计

一个老人与他的藏书

孙颢

求我看完一本，还回去，再拿一本。因此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去外公家，就是忙于还书和借书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非公开出版的书籍，知道除了书店卖的书，还有如此精彩的内容。若干年前，我担任上海政协文史委主任，发现“文革”以后的文史资料，全部变为公开出版。我觉得，那是违背周恩来总理当年设计

怀念乃珊

谭玉培 程楚华

上了年纪的人，往往是靠回忆过日子，我们也是。这几天，我们家发生了一件虽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仍令我们撕心裂肺的事，再怎样理智，也很难接受：我们心爱的侄女乃珊，永远离开我们了！回想过去，上海延安路，一九四九年前叫中正中路，一九四五年以前叫福照路，这要追溯到租界时期，法国人为纪念他们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名将而起的路名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祖孙三代就住在这条马路的一幢法式的花园洋房。乃珊就出生在那里。她从小是个人见人爱的乖乖女，白天她妈妈要上班，虽有保姆照顾，可大多时

这些年，我愈来愈往低处走。而时代在不断昂首，像一头威猛的巨兽。其实是人心的巨兽，张牙舞爪，烈火烹油，用过的日、乡气息、老棉袄、老爱情、老手工，都被顺手丢掉。我寻不见，只好低眉敛首，不再是个笑咪咪的欢喜菩萨。以前我喜欢草木，喜欢到山野濯身，金质的阳光携带密码将草野温润，躺下去，看蝴蝶和蜜蜂在花间私奔，还嗡嗡地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一点不知道私奔的私密性。有时候我想，草木和昆虫究竟是怎样的关联？蜜蜂是个浪子吧，却逗得花枝乱颤。蝴蝶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东家宿，西家食，理想远大，妻妾成群，真能做到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？

有个学弟，当年的美好青年一枚。说美好，其实很俗，很恶搞，让正常美女很不适。他童年多年，2002年终于要谈恋爱，相思死活，非阿雅不娶。他给阿雅短信，云出差到阿雅老家，顺便拜访了阿雅的老父亲，阿雅的父亲托付他捎了老家土产，现寄放在某仓库某处，因本人又将远行，请阿雅速自行领取。阿雅拍马赶到，在荒废已久的仓库里摸索多次，土产终于到手，却不是心爱的腊肉、冬笋等干货，是薄薄的一封信，信里三张纸，纸中夹情书一篇，夹杂杂泣血情诗两首。阿雅一见心头火起，不等读完，撕拉几声，回复短信，三个字：“神经病！”

学弟错了，错在一个不学无术年代，想玩一把心跳。几千个清贫的字，能虏获女人心？所以弄得灰头土脸，成为多年笑柄。学弟因该蠢事发着，一恼之下裸走，远赴北京打拼。若干年后，学弟已是白金钻石王老五，于是身边围簇无数“阿雅”，他视而不见。我安慰他，差不多就找一个吧。他很坚决地

的成就，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因素，决不会是偶然的。这跟她长年累月的勤奋努力，坚忍不拔的品格分不开，我们知道她数十年如一日，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雷打不动，天天都太阳早起两个钟头，然后躲进她那几乎碰到天花板的书籍，中外文杂志的书房里，一直笔耕到日上三竿，才出来吃早饭；白天，她也没有闲着：开会，讲课，演讲……有时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看似在闭目养神，其实她仍在工作，在推敲一个字，一句话，一篇散文，或者构思一个短篇，一部长篇……脑力劳动有时比体力劳动更费力！乃珊投入文学生涯较早，成名也比较早，她性情开朗，善良乐观。随着年龄的增長，仿佛为了节省时间，她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音量也越来越高，整天都在与时间赛跑，她在哪里出现，哪里就充满欢声笑语，整个气氛都被调动起来。

想起心爱的乃珊，我们又不禁潸然泪下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已经永远离去！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，活在好人的心里。花多美，也要落！春多美，也要去！我们的生命，或短或长，也会有结束的一天！人生不别则已，一别有时就成永诀！一切转瞬即逝，归于幻灭，只有感情，永远存在。乃珊说过这样一句：“我一天不写作，等于白活一天。”我们的理解，一天不做有益的事，等于白活一天！多么浅显，却又极其崇高！



荷花 (油画) 叶兆澂

摇头。看来单身还要继续。有一些烙印，铁质的，肉质的，怎么也丢不掉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《纯真博物馆》里，当美颌开足马力撞向一棵大树之后，凯末尔收集美颌碰过的一切——顶针、发卡、烟灰缸、纸牌、钥匙……然后建成一个关于美颌的“纯真博物馆”。

纯真的一切，怎么丢得掉？它扎在肉里，成为刺，成为古老的疼痛，永不消逝。

十四史如何宝贵，但是，那沉甸甸的文化力量，深深地印进我的心底，永远跟着我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党和国家的领导自顾不暇，文史馆的老人们自然也失去保护。外公家被抄了，没抄出什么金银宝贝，大卡车拉走的是无数珍贵的书籍，而且，从此不知下落。外公一次去文史馆接受批斗，回来的路上，被电线杆绊倒，再也没有站立起来。

外公和他的藏书，一直保存在我的心里。我想，这也是文脉的延续。我写过小说《雪庐》，其中，有外公的影子，也有他藏书的踪影。

一则豆腐掌故，细细品来，令人回味无穷，请看本栏。



夜光杯